

和每次远游回来一样,行囊里除了衣服、笔记本、少量当地土特产和介绍该地历史文化的书籍之外,有时还会有几块石头,譬如2004年去新疆,在伊犁河谷拣到的、与埃及古法老陵墓中出土的法老石雕同样的雪花石——墨黑的石头上布满星星点点、如雪花一样的白点。只是伊犁河谷的雪花石不光是黑色的,还有黄的、紫的、红的……我们宁可把别的东西“精简”掉,也要把这几块旁人或许不屑一顾的石头塞进行囊,千里迢迢地带回家。这次从桂林回来,行囊的分量没有增加多少,因为没有石头,只在书页里夹了几枚紫荆树叶……

这几枚树叶是在游览象鼻山时采的。我们以酷似大象将长鼻伸进漓江汲水的象鼻山为背景,拍照留念。一转身,见河湾处新添一组群象在江边嬉戏的石雕,引得游人纷纷跨过石桥前往观赏。就在我们走上石桥的时候,忽见桥边大树枝头开满硕大的红花,这在北方很少见,特别是在这样的深秋季节。我们问同行的人,这是什么树?大家都摇摇头,答不上来。再细看那树叶,猛然想起父亲上世纪80年代在广州从化疗养时寄给我们当书签用的树叶:一张圆形的叶片,后部合在一起,叶尖分开,正是我们眼前的这种树叶。只是我们怎么也想不起父亲信中告诉我们的这种树的学名,就记得他说从化人将这种树俗称作“朋友树”,因为其树叶又分又合,比作两个朋友分别时依依不舍,俗称作“朋友树”。他在散文《春温漾漾满清泉》中,对这别致的称谓曾有专门描述。我们忙摘下几枚叶子,夹进书页里。

后来问导游,这是什么树?导游说:“这树学名叫紫荆,不过,它还有一个挺俗却很形象的名字。”我们想起父亲的信,说:“是叫‘朋友树’吧?指这树叶又分又合,像一对难分难舍的朋友。”导游说:“这我还真不知道。我们这里都叫它羊蹄甲树,羊蹄子前面是分岔的,就像这叶片。”看看树叶的形状,还真像沙土或雪地上留下的一只只羊蹄子踏过的印痕。

就这样,我们离开桂林时,也将夹着这几枚紫荆叶片的书塞进行囊,带回了北京。我们取出为纪念父亲百年诞辰而出版的《曹靖华影像集》,在广东从化温泉的那一页,有四帧照片。两张是与友人在疗养院的合影:一张是与杨尚昆、李伯钊夫妇的;另一张是散文家苏晨、易征陪同香港作家严庆澍(唐人)去看望他时拍的。第三帧是荔枝收获季节,父亲坐在住室沙发上“啖”荔枝时,花城出版社的詹忠效同志抓拍的一张难得的生活照。而它下面的一帧,只是4枚紫荆树叶,说明是:“曹靖华用紫荆叶制作的书签。紫荆树当地又称朋友树,叶片象征友谊的难分难舍。”照片上的紫荆树叶,果然同我们带回的一模一样,我们像见到老朋友一样高兴。

父亲是1978年底赴广州从化疗养的。粉碎“四人帮”后,他重获工作与写作的权利,又摆脱了杂务与每天川流不息“如走马灯然”的来访者的纷扰,一方面借从化的温泉水治疗纠缠他半个多世纪的肺气肿,一方面专事写作。父亲爱花是有名的,早在60年代初,他在散文《花》中,就曾引用古人秉烛看花的名句,描述人们对花的痴爱。如今,虽已年愈八旬,却像老树又萌发出新枝。他把从化称作花海,翻译家、作家兼画家高莽曾为父亲画过三幅肖像,其中一幅就是画他在从化花海中。他请父亲在画上题词,父亲欣然题作“粤江二月三月来 满山遍野春花开 给高莽同志题画 曹靖华八一年春”。花海中有一条流溪河,他住河西,“每日赴河东治疗,往返约三里,均步行,诚运动也”。日日徜徉花海中,一路观花、赏花,品味着重获工作与写作权利的欢欣。在与我们通信中,这种欢快的心绪跃然纸上:

我在此一切均好。环境清新而幽静,身处山窝绿海中,空气一尘不染,比过滤还清洁,而且花香(目前尤以白玉兰

■创作随笔

那老人催我回家

□李硕儒

为与家人团聚,1998年初我告别北京,移居旧金山。那一年,在世界旅游城市排行榜上,旧金山排行第四,两年后跃居第一。公正地说,无论是生态环境、都市风光、气候宜人 and 现代文明程度,旧金山在美国及至世界人们的眼中都是人人趋之若鹜的所在。可于我这样的中国文化人却从土壤的养分、(文化)空气的温润,以及阳光的色彩等方面,都如树木的移栽,时时感到一种无魂的惶惑、无痕的寥落,何况我已是一株再难适应新土壤新空气的长成的老树。

闲来无事,读书写作和中文电视就成了须臾难离的精神伴侣。那一年,电视历史剧《三国演义》在旧金山中文台播出,之后几年,《雍正王朝》《康熙大帝》《成吉思汗》也陆续落地。每有这样的剧目,我们夫妻中,女儿和美国女婿也挤在一旁看。女婿不擅长文,9岁就随母亲去了美国的女儿也只略通口语,两人看不懂时都把眼睛投向我,我就边给女儿解说边给女婿翻译地度过一个个中国历史与文化之夜。这样的夜晚很丰富,也很温馨。于我,又回归故国文化历史的根;于女儿,重新寻到了她少小拔离的根;于女婿,则打开了东方之窗,窥见了他见所未见的古老丰博的文化天空。这些日子,我为能在异国他乡观赏到祖国的历史剧而兴奋,每每聚会,大陆来美的华人自豪之心溢于言表,港台作家却感慨地说:像这样宽博的气派深远的文化,香港和台湾的影视界是拍不出的……一天,女婿对我说:“中国的历史太迷人了,我喜欢!”说着,他拿出两瓶啤酒,跟我碰了碰杯说:“可有些中国历史剧,抱歉,我记不清它们的名字了,有什么像的我们那些无聊的肥皂剧,有些像在胡说烂扯呢?”听着他的话,我刚饮了口啤酒,就再咽不下去了。他抱歉又期待地望着我说:“爸,你为什么不多写历史剧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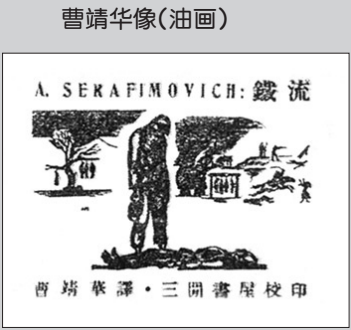
我明白,无论是居美国人还是我的美国女婿,其兴奋、感叹和质询都出自这几部热播的历史剧。在以前,因为语言和文化的隔膜,因为中国的贫困,因为不了解中国历史,美国人大抵漠视甚至歧视华人,及至居美的港台华人也多因他们是来得早的“老侨”、英语好、有美国学历、有较好的职位和收入,也多数不屑一顾大陆来的“新移民”。没想到,几部中国历史剧的播映竟给人们带来如此大的心理变化及至价值评判!由此足见艺术的力量,也足见文化历史等软实力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分量,可女婿的遗憾和疑问又让我如鲠在喉。

那个夏夜月隐星稀,可稀稀拉拉闪动在夜空中的星星却格外亮丽。我经不住它们的诱惑,洩了一

■大方之家

几枚紫荆叶

□彭龄章谊



图为《铁流》(中译本)初版封面。前苏联亚历山大·绥拉菲摩维奇著,曹靖华译,鲁迅编校,三闲书屋1931年出版



图为曹靖华散文集《春城之花》封面。陕西人民出版社1973年出版

等)四溢,熏人欲醉。(1979年5月22日函)
此间极静,我半年不入城。专司读书、为文。大有“不辞暂作岭南人”之慨。主要是心境好,文兴浓。(1979年7月某日函)
从化四季如春,紫荆、象牙红等又在怒放。(1979年10月25日函)
……

1980年3月29日信中,还寄给我们一小片绵软、洁白的树皮。他说:“亚热带和热带,和地球其他地区,动植物各异。附树皮一片,名‘千层树’(学名不知),因大盆粗的树,其皮如棉纸,可层层剥落。这树皮,同北方可以剥落,甚至可以用

来制鞋、靴的白桦树皮相似,不过,它薄如棉纸,比白桦树皮软绵轻柔多了。”

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同样常常提到从化的花木和随信寄去几枚树叶、一片树皮。如1980年2月3日致《人民日报》编辑姜德明同志信中,就曾寄过一枚紫荆树叶:

附奉此地盛开的紫荆叶片一枚,此花紫红,遍地花花世界,万紫千红。此叶传说是:两友极好,难分难舍。故虽分开了一点,但仍依依难分。故名“朋友树”。真别有风趣也。

1987年初夏,为筹备庆祝父亲九十华诞,我们应作协与作家出版社之约,赶编父亲的抒情散文选。编成后,我们建议请姜德明同志作序。因为书中不少文章,都是父亲的这位“恳挚洒脱”的“座上客”去家中约稿,与父亲“时聊时写,时写时聊,聊聊写写,写写聊聊”中,“不知不觉”地写出来的。父亲欣然赞同,但德明同志却一再推辞,他自谦地说自己是晚辈,“没有资格”。在我们坚持下,他还是写来了《一片绿叶》。他说:“这不大像序,如果曹老和你们觉得可以,就算代序吧。”这篇《代序》,便提到父亲自从化寄给他的紫荆树叶:

我没有到过从化,似乎也不曾见过紫荆树。不禁为曹老的情致所动,不是吗?摘一片叶子夹在书中,或是遥寄远方,这不是十几岁的小儿女们爱耍的雅事!怎么,八十岁的老翁仍然如此认真!

心如赤子的老人是值得人们尊敬的。我羡慕老人的天真……

是的,心如赤子的老人是值得人们尊敬与怀念的。这不禁让我们想起父亲在追忆他的挚友范文澜同志时说的:“中国有一句古话:‘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也’。仲诩(范文澜)一生,就具着这颗赤子之心的!”

上世纪70年代初“林彪事件”之后,周总理抱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亲自主持召开了全国出版工作会议。陕西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为贯彻会议精神,打破“文革”中万马齐喑的萧肃局面,派人专程来京找父亲商议,争取重印《铁流》和出版他的散文集。重印《铁流》,是会上提出并决定的,会议纪要还印成了中央文件。而要求出版父亲的散文集,却委实过于“大胆”,因为自“文革”开始,父亲就被扣上种种“罪名”,他的散文集《花》,更被斥为“毒草”。而今“文革”尚未结束,他头上的一顶顶“帽子”也未摘下,“明智者”怕受牵连,避之都惟恐不及,怎么还敢出版他的散文集呢?但他们表示不怕承担风险,因为“我们这样一个有五千年文化传统、近十亿人口的大国,竟只有一个作家、一本书的古怪局面早该结束了”。应他们再三恳求,父亲遂将《花》及其后写的散文,遴选出20篇,编成薄薄的散文集《春城飞花》。这是那个特殊年代,像父亲这样的老作家顶风顶雨出版的惟一的一本散文集。出版以后,受到读者广泛欢迎,第一版7万册很快售罄。但也引起“四人帮”御用写作班子“初澜”的“关注”,他们专门炮制了《评散文集〈春城飞花〉》,准备掀起全国范围的批判:

……革命人民狠批为刘少奇翻案的晋剧《三上桃峰》的战鼓声,音犹在耳。资产阶级的“春城”里又飞出了这一束为文艺黑线招魂的黑花……

在首都文艺界一次声讨“四人帮”的集会上,父亲谈到这件事,说它不过是“四人帮”垮台前的“几声狗吠”。他说:“倘不是党下手铲除了‘四人帮’,我恐怕早被他们消灭,去见马克思了。”他把重新恢复工作、写作乃至做人的权利,看做是“劫后余生”。

他是多么珍惜这“劫后余生”重新获得的工作与写作的权利啊,尽管他已年愈八旬,仍日日“专司读书、为文”,以《往事漫忆》为题记,写下了七八万字的文章,开始了他的散文创作的又一个盛期。“心境好,文兴浓”,就像一株老树又萌发了新枝……

■艺文空间

半新不旧杨福音

□陈善壩

差不多20年了,于沙来广州,我在东山某酒家做东请客。座中人数,都是湘籍腿夫子。杨福音坐我右侧。他跟我说了一句话,很亲切,至今记得。但那时我初来广州,晕头撞脑,没接腔,要不然,我们早是老朋友了。后来偶尔读到他的画和文,我后悔过。他成了我想巴结的人。直至前年,何立伟来,才给我又一次机会。这次见他,神明清朗,谈锋机俏,圆领汗衫紧穿裤带,与第一次的印象判若两人。此时已是一个有许多值得一提的荣誉的艺术家,是一个与20年前相较有了许多“变”的艺术家。20年来,打家劫舍,自相发明,他已抢得了许多“由自可”,人也就“由自可”了。

湖南的角色多匪气,不服周,不信邪。外籍精英居湘日久,也会摊上这样的匪气。无匪气不敢独步,无匪气不可成大家。他们偏属正道,不与古人争途,不与时人争道,自家落草为寇,不尊王法,守得一方水土呼啸。可为世所诟病,亦可为世所推重。誉我谤我,不在意

■印象

天气很闷。而此刻,我的心情似乎更闷,迈着沉重的脚步,一步一步地向一个高地走去。要攀上那个高地,要走进那片树荫深处,去见一位心仪已久,却一直不曾谋面的朋友。他叫周克芹。他静静地躺在这里,已经20年了。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湖南日报》文艺部做副刊编辑。那时,文艺界正从沉闷的十年浩劫中走出来不久,春的气息、春的冲动,催生着一朵朵文艺新花绽放。各地停办的文艺刊物相继复刊了,还新办了不少的大型丛刊,甚至许多地、市也办起了文艺刊物。我们文艺部,除收到本省各地、市寄来的文艺刊物外,外省不少地市也将他们出版的文艺刊物寄了过来。

记不起是哪一天,我在一大堆各地寄来的刊物中,看到一本厚厚的、与众不同的刊物,那是四川内江地区出版的《沱江文艺》特刊。上面登载的,竟是一部长篇小说。就这样,《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这部后来在文坛引起强烈反响,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的优秀作品,进入我的心里。这部作品的作者周克芹,也就这样进入我的心里了。几十年过去了,当年读这部作品的激动情景,仍然历历在目。不久,我又读到了他的《山月不知心里事》《勿忘草》《秋之惑》等一批优秀的中短篇小说。当时,我正狂热地爱着文学,也是一个热情极高的青年作者。克芹的这些优秀作品,在无形中激励着我,促使我在文学创作这条艰辛的路上跋涉着、坚持着、奔跑着。大概在一年多以后,我的中篇小说《山道弯弯》在《芙蓉》杂志发表出来,立即获得读者的欢迎,各种选刊、选本选载,还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地方戏剧、连环画等,在文坛很是热闹了一阵子。于是,我也走上了全国文学评奖的领奖台。

那时候,各地文学期刊、出版社经常举办创作笔会。许多我心仪的作家朋友,就在这样那样的集会上相见、相识了。而他,我却一直没有见到。后来,我被组织上选拔出来担任湖南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他也成了四川省作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我想,以后一定有见面的机会,因为各地作协的负责人,会经常到中国作协参加工作会议。

人世间的事,常常难如人愿。我们还没有在中国作协召开的工作会议上相见,一个令人心碎的消息就传来了。他告别了亲人、朋友,告别了他心爱的文学事业,去到天国了。

这一年,他刚刚54岁,54岁啊!54岁,正是一个生命的鼎盛时期;54岁,也正是一个作家炉火纯青的时期;许多优秀的作品,正在他心中孕育啊!

他匆匆地走了。就作品的数量而言,他留给世人的字数并不很多。在他逝世十周年的时候,四川文艺出版社为他整理、编辑出版了一百一十多万字的三卷本文集。然而,文学艺术,从来都不是以量取胜,而是以质取胜的。一个作家,是以他的作品所达到的艺术高度而走进文学史的。克芹同志以他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短篇小说《秋之惑》《山月不知心里事》等优秀作品,丰富了中国文学的画廊。他被文学界称颂为当代乡土文学的杰出代表,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一座丰碑,是当之无愧的,他在不太长的人生历程中,登上了一个高地,一个中国文学的高地!

一身大汗淋漓之后,我们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克芹生前相识和不相识的朋友,终于登上了这个曾经登上了中国文学高地的作家长卧的高地。浓密的树荫中,有一个镶嵌着白色瓷砖的墓台,墓台一侧,立着克芹的半身塑像。我捧着一枝黄菊花,缓步走到墓前,献给我心仪已久的朋友。然后,站在雕像前,默默地张望着、打量着这位天才才俊。克芹,没有想到,你的这位湖南朋友,来到你的故乡葫芦坝,是这样与你见面的啊!

克芹,你是立在高地的。立在故乡的高地,立在文学的高地。

下。我不得以身殉美,可得以名殉美。明人說,“为世所知,不如为所不知”。半藏半显,反得真趣。杨福音跟我通过几次电话,一口长沙腔腔,心知是我匪类。这样,并不是老朋友的福音先生,仿佛弱冠之交。

先生童心未泯,却不贪玩,他才性精微,读书不用费力而有获取。广学博闻又不是学问家,这样情形,做一个艺术家已足。他恢廓有度量,无妒忌心,才智不用在与入斗狠,每心每意经营自家山头,这样情形,做一个艺术家已足。从前先生住长沙窑岭,有一天于茅厕中思得四字:“半新不旧”。恍然有得,生怕忘记,急忙喊他夫人:“快取纸笔来。”时年三十,正应“而立”二字,他在“半新不旧”中站起来了。此后这四个字,成了他的斋名。他徜徉盘桓于半新不旧之中,为画为文都半新不旧。这四个字,泄露了他的审美取向,泄露了他的追求和文艺秘笈。“半新”以古人为依托,“不旧”接当世之心念。“半新”远今,“不旧”远古。“半新”重在法古,“不旧”则我字当头,块然独立。“半新”是皈依皈法,“不旧”是无法无天。“半新”是根朝泥土里扎,寻宗访祖;“不旧”是花向头顶上开,求变求奇。这就可以晓得,福音先生的新之为新,实乃恃古以生,新是他所从事,实乃由旧以成。所以他的

作品有亲切的陌生,有习见中生出的变异。现代意识,沛然笔墨之中。杨福音的作品半新不旧,他的人和 he 过的日子也是如此。每日早上5时起,入画室。吮笔拭砚,写一纸或数纸。10点钟收工。剩下的是他一天赚得的光阴。可读书写字,寻章猎句,抱狗抚猫,恋地打滚;放怀自适,无我无人。他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画作妍丽闲适,文章笔颀老秀。妍丽老秀,又都是胸中湖海化出。与他聊天,词气清畅,冷然如清泉之响,令人乐闻。我喜欢他说的话,如“开门打赤脚,张口见喉咙”,如“我们与古人不同处,就在我们还活着”。他还说,人人可离开长沙,我杨福音不可离开长沙。这些话都说得牛气。长沙口语是“说得好朽”。这样“朽”的人,是认识自我的人。我就喜欢这人的这股子“朽气”。这“朽”字在长沙人手上,不是“衰朽”“腐朽”,是“霸气”,是“高度自信”,是“厉害”或“气势凌人”,词性变迁,无从稽考了。他是极重视文学的画家。读他的散文已知其人深浅。他能做一手好文章,故出一手好画。若问福音先生的画和文如何好法,怕就在半新不旧之中。“半新不旧”,见他傲简之气,这气充盈于作品中,我们就读出精神,读出一种不在乎任何文化势力的精神。

杨福音本身是一件艺术品,他给我激情,他使我感动。我写杨福音,非写杨福音。不过是写画,不过是写文。画之为画,文之为文,都要不旧,都要半新。

怀人小集

□沙 白

艾煊逝世十年
大风风雷落花天， 碧螺春风又十年。
庾信一去无消息， 何人更赋哀江南。
注:《大风风雷》《碧螺春风》为艾煊代表作。
忆叶至诚
探求不成路漫漫， 那堪天半落荆冠。
斯人归去杯寂寞， 独时黄花忆陶潜。
注:叶至诚为“探求者”成员之一，曾戴上“右派”帽子。

戏赠忆明珠
白门卧客情未了， 闲拈诗笔打画稿。
桂冠一项从天降， 山东才子江南老。
注:诗人忆明珠老来学画,自号白门卧客。上世纪90年代武汉出一套《当代才子书》,有忆明珠一卷。

记高晓声
二十二年说沉沦， 探得骊珠耀眼明。
半副残肺支病躯， 一支彩笔作龙腾。
造屋难成李顺大， 举业知名陈焕生。
正是洗手上岸时， 月暗星沉石点头。



不 拘(中国画) 杨福音 作

·第122期·
刊头题字:
臧克家